

金瓶梅



上
集

香港陳湘記書局發行

暢銷古典小說

三國演義

水滸傳

紅樓夢

聊齋誌異

金瓶梅

西遊記

封神榜

七俠五義

小五義

續小五義

征東征西

五虎平南平西

東周列國

七劍十三俠



隋唐演義
月唐演義
新乾坤印
今古奇觀
岳飛傳
粉粧樓

武則天四大奇案
北宋楊家將
慈雲太子走國
梁天來
七世夫妻
大明英烈傳
官場現形記

唐祝文周全傳
儒林外史
濟公傳
施公案
彭公案
野叟曝言

東南亞、歐、美、加各地均有售

出版社・新生出版社・澳門飛長紹街十號六樓

印刷廠・大眾印刷廠・澳門草堆街27號

總發行・陳湘記書局・香港灣仔克街16號

PRINTED IN MACAU

旺角新填地街475號 3-951446

全三冊 HK\$20.00

大字是木

字典足本
笑文學
生著

本真

金

瓶

梅

陳湘記書局發行

出版說明

本書與水滸傳、西遊記，在舊小說方面並稱爲三大奇書；而本書注重實際，尤有更進一步之描寫，爲其他二書所不及；這是特點一。

本書的重要，並不建築在那些穢褻的描寫上；就把書中所有穢褻的描寫，一齊刪除罄盡，也自有其卓然可傳的眞價值存在著；——在我們現在的這個本子中，就可以見到這個情形；這是特點二。

本書爲最偉大的寫實小說，把世紀末最荒唐的一個墮落的社會，種種的罪惡，種種的黑暗情形，赤裸裸的，毫無忌憚的表現了出來；描寫世態人情，尤有針針見血之妙；這是特點三。

本書也描寫家庭間的黑暗；我們一看到了這西門慶的家庭，是這們的腐敗，就知道這是一種病菌，而革新家庭，實爲切要之圖；這是特點四。

本書作者王鳳洲，在當時原與奸相嚴嵩有仇；據說：他寫蔡京父子，即指嵩與世蕃，寫林靈素，即指陶仲文，寫末勛，即指陸炳；其於譏彈時事，指斥朝政，雖不出之太聲疾呼，而凡百醜惡之狀自無所遁形；這是特點五。

本書對於三姑六婆，常持深惡痛絕之態度，排斥不遺餘力；此三姑六婆者，確爲社會間之一大蠹；得此足令讀者資爲借鑑，知所趨避；這是特點六。

本書寫北方民間之情形，有繪影繪聲之妙，實可於說部中獨樹一幟者；這是特點七。

本書版本絕多，現在所刊印的這個本子，乃是人家所珍藏的一個鈔本，我們央人說項，出了重金始弄了來的；其『淨化』的程度，實駕乎其他一切的本子以上，足當『樂而不淫』四個字：這是特點八。

本書的作者是誰？作者所以寫『金瓶梅』機何在？中間孝子復仇，還有如何曲曲折折的一段歷史？倘然細說起來，又有很長的一段事實，直和這個說部的本身，同樣的來得新奇動聽。現在我們作了很詳細的一篇考證，附在前面，以備讀者參考：這是特點九。

本書於文字之外，尚有明末新安名手所製的插圖，都是按照書中情節而精繪的，原底內在清宮珍藏著，外間殊不易見到；現我們爲使讀者滿意起見，不恤重金，轉輾訪求，覓得了此項精圖來，擇其最能傳神者，插附書中，用供欣賞：這是特點十。

金瓶梅考

一、金瓶梅的眞價值爲藏寶的描寫所掩蓋

人們但一說到淫書，總舉金瓶梅作代表；究其實際，在這書中，藏寶的描寫也確是太多了一點了！以此之故，這金瓶梅就不能公開的，給人們自在的去欣賞。便是有幾個因慕此書的盛名，想要一展讀其內容的，也祇能偷偷掩掩的，躲向無人之處去閱看，萬不能給人家知道這回事；更不能公然的說起著；倘使給揭露了在偷看金瓶梅的這樁秘密，那真要給人家笑話煞了！

而坊家刊印這一部書的，雖也有利可圖；但爲了牠是一本淫書的緣故，不免慌於那些因果報應之說；種種的傳說，也就因之而起，說是凡刻金瓶梅者，每罹家破人亡，天火燒店的慘禍！在沈德符的顧曲雜言裏，就有這們一段關於金瓶梅的話：

袁中郎，觴政，以金瓶梅配水滸傳爲外典，余恨未得見。丙午遇中郎京邸，問曾有全帙否？曰：第覩數卷，甚奇怪。今惟麻城劉延伯承禧家有全本；蓋從其妻家徐文貞錄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車，已携有其書。因與借鈔挈歸。吳友馮猶龍見之驚喜，慫恿書坊以重價購刻。馬仲良時權吳關，亦勸余應梓人之求，可以療飢。余曰：此等書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出則家傳戶到，壞人心術。他日閻羅究詰始禍，何辭以對！吾豈以刀錐博泥犂哉！仲良大以爲然。遂固篋之。未幾時而吳中懸之國門矣！

所謂『吾豈以刀錐博泥犂！』真是戰戰兢兢，到了極點了！這是此書剛流行時的一種情

形。——平心而論，這一種淫書倘然是風行一時，確是足以『壞人心術』的。

張竹坡把此書加以讀法和評語，梓行了一部所謂第一奇書者，他當然是不怕墮入泥犁的了；可是他又怕受清議的非難，便又苦心孤詣的，寫了一篇苦孝說，冠於其首；至此苦孝之說之所以來，也非毫無因由，實因關於這個說部，曾有王世貞造此說部，置毒於紙，以殺其仇唐順之傳說。視其通篇是他們的寫著：

夫人之有身，吾親與之也；則吾之身，視親之身爲生死矣。若夫親之血氣衰老，歸於大造，孝子有痛於中；是凡爲人子者所同，而非一人獨具之奇冤也。至於生也不幸，其親爲仇所算；則此時此際，以至千百萬年，不忍一注目，不敢一存想，一息有知，一息之痛爲無已，嗚呼痛哉！痛之不已，釀成奇酸，海枯石爛，其味深長！是故含此酸者，不敢獨立默坐；苟獨立默坐，則不知吾之身，吾之心，吾之骨肉，何以慄慄焉如刀斯割，如蟲斯噬也。悲夫！天下尙有一境焉，能使斯人悅耳目，娛心志，一安其身也哉！蒼蒼高天，茫茫厚地，無可一安其身，必死乃庶幾矣。然吾聞死而有知之說，則奇痛尙在；是死亦無益於酸也。然則必何如而可哉！必何如而可？意者：生而無我，死而亦無我。夫生而無我，死而亦無我，幻化之謂也；推幻化之謂，既不願爲人，又不願爲鬼，並不願爲水石；蓋爲水爲石，猶必流石人之淚矣。嗚呼！蒼蒼高天，茫茫厚地，何故而有我一人，致令幻化之難也！故作金瓶梅者，一曰含酸，再曰抱恨，結曰幻化，且必曰幻化孝哥兒；作者之心，其有餘痛乎！則金瓶梅，當名之曰：奇酸志，苦孝說：嗚呼！孝子孝子，有苦如是！

在這裏，他抓著了『苦孝』二字爲經，又抓著了『幻化』二字爲緯，竟是繞著辮子大做其文

章；也可說是能曲圓其說的了。

不過，在以上所說到的這一切，什麼讀者，什麼出版者，什麼批評者，對於這金瓶梅並沒有真正的一種認識。他們這一般人的所以要閱讀金瓶梅，所以要梓行金瓶梅，所以要批評金瓶梅，全是注意在這些個穢褻的描寫上，而關於此書最有精采的地方，反都把來忽略了！這不是有些喧賓奪主麼？其實，這金瓶梅，自有其最爲精采的地方，也就是牠的眞價值所在；什麼一些個穢褻的描寫，祇能算是蛇足，在書中並不具有若何重要的成分的。

因爲情形是如此，我們倒可以乾脆的說了：倘能把書中所有一些個穢褻的描寫，一齊刪除個乾淨，連根株兒都不留，那麼，牠所獨具的一切特采，反可不爲前者所掩蓋，而豁然的小呈露出來了。——其偉大或者還在水滸、紅樓夢、三國志之上，而不失爲中國第一流的小說！

二、最近所發見的一個『樂而不淫』的眞本

這樣的一個意見，也不是自我作古，在以前，人們就有想到了的。——在此情形之下，便有所謂眞本金瓶梅者產生了。——此書在民國初元，存寶齋曾有上一個鉛印本；現在一切以什麼『孤本』『古本』相號召者，大概都是脫胎於此。

但在這個本子中，也有美猶有憾的地方；那就是：一切穢褻的描寫，果然已是刪除淨盡的了；可是，不僅刪，還要改，不僅改，還要增；以此，在這些刪改增加之處，每不能如天衣之無縫；而筆法互有岐異，一見就知不是出自一人之手筆，更是足使本書減少價值的。

現在，我們不恤重金，又覓得人家收藏的，另外的一個本子了；在這本子中：關於一切穢褻的描寫，可說得是刪除淨盡；其『淨化』的程度，或者還在所謂『孤本』『古本』者之

上。修改處也不多，都是處於萬不得已的情形之下，而始略加修改，把較為雅馴，較為蘊藉的字眼，換了上去的。至於增加的地方，可說得是沒有；就是有一些，無非爲了中間有被刪去的地方，欲求得文字上的順通，做上一番補綴的工作而已。依此而言：牠把金瓶梅中最有精采的地方，實比較的保存得特多；而在文字上，也決不會使人感覺到若何的不一貫，有出自二手之嫌。古人說：『關雎之詩，樂而不淫』。大可以把這句話贈給牠了。——這是從未刊印過的一個鈔本；瞧情形，牠是以『崇禎本』爲藍本，而經了什麼人修改過的。可惜上面既沒有什麼序，也沒有什麼跋，不能使人知道，修改成這個本子的主兒是哪一個？又是生在那一個時代的？不過，再瞧書中，我們他們的『們』字，都作『每』字；大概他所依據的那一本，在一切『崇禎本』中，牠還算是最早的；因爲，在後來的一切『崇禎本』刻本中，我們都已見到把『每』字改正爲『們』字了。

可是，又有人說：這樣的方法還不大好；倘真爲保存古作名著的本來面目起見，最好在刪改的地方並不補充什麼，而祇是很忠實的，說明刪去了若干字，若干行。這也是上有上先例的；如：英國由拉丁文譯成的那本愛經，凡遇不雅馴的地方，皆刪去不譯，或竟寫拉丁原文，不譯出來；又像日本翻印的支那珍籍叢刊，凡遇原書穢褻的地方，也都用××××來代替著。

這方法，固然更是好了；然而也有一種流弊：人們一見了這些用××××代替的地方，或是知道在這裏曾經刪節過，少不得又要去查看前後文，而想像出被刪去的原本究是如何的一個情形的，這不是徒亂人意麼？這不是更其要不得麼？

三、金瓶梅所表現的社會及人物

那麼，金瓶梅究竟是怎樣的一種小說呢？牠的精采之處究竟在那裏呢？則：牠是一部最偉大的寫實小說，中國社會間的形形色色，都給牠很真實的，表現出來了。拿水滸傳和牠來比，水滸傳還嫌不怎樣的真實：牠所描寫的英雄，仍然是半想像的超人間的人物，牠所表現的社會，不是什麼『着根於地』的最真實的人間的社會。

金瓶梅卻不然：牠處處是以『真實』爲前提，牠所入骨三分，刻劃得非常逼肖的，都是當時一些個社會的病態；而造成這個病態的社會的一切重要分子，自然也一一地在牠的筆下活躍著。——而且，這般的一個社會，這樣的許多人物，就在如今，還是歷歷一息地掙扎地生存著，和本書產生的當時並沒有改變得什麼。

譬如：書中所記姦盜邪淫以及一切巧取豪奪之事，不是如今的社會中還是不斷的在搬演麼？我們每天祇要翻開日報來，向著社會欄中瞧看一下，就可充分的瞧到的了。

此外，如：西門慶的爭風毀花院，楊姑娘的氣罵張四舅，西門慶的謀財娶婦，吳月娘的愛近三姑六婆，在現下的社會中，亦有著這一類的事實，尤其像是繪影繪聲的給寫了出來。

至講到一切的人物，則也有各式各樣不同的模型的；如：王婆可代表著一般的『牽頭』，潘金蓮、春梅可代表著一般的蕩婦，陳敬濟可代表著一般浮浪的少年，應伯爵可代表著一般幫閒的門客，武大郎、花子虛可代表著一般被侮辱的弱者，鄆哥可代表著一般的小人物——這不是在今日的大都會中，我們天天都可以見到的麼？

而書中的主人公西門慶，迹其一生的歷史：最初是清河縣一個破落戶財主，就縣門前，開著個生藥舖。從小兒也是個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會賭博，雙陸象棋，抹牌道字，無不通曉。比及發跡有錢，專在縣裏，管些公事，與人把攬說事過錢，交通官吏，因此滿

縣人都懼怕他。

他以一個一品大百姓，竟能和官吏交通，全仗著和朝中的楊戩勾結，作上他的一個靠山的緣故。不久，這個靠山倒了；他爲了要洗清自己不是楊戩的一黨，便用金錢去勾結蔡太師——蔡京，併先走蔡宅的管家翟謙的門路。這蔡太師嗜貨如命，本是利用著這些家奴和破落戶，來肥飽私囊的。在這裏，他倒得到了一個更大的靠山，在鄉里間的勢力也因之而更爲膨脹，居然可以爲大商人們說分上。

蔡太師生辰時，他送了一付『生辰擔——』一份重重的禮，再爲了翟謙的向他需索，又把一個韓愛姐，陪上了一份粧奩，送給翟謙作妾。從此，翟謙更在蔡太師面前替他說好話。蔡太師果然給他說動，又瞧在他這份厚禮的面上，竟把他提拔了起來，平地一聲雷的，在那山東提刑所，做了一個理刑副千戶，由此，他便做了一個正式的官了。

一有了功名官職在身，他的氣勢和派路，更和以前不同：在一方面，自有多少人來承迎，來趨奉，來投托，連得中朝貴人，如劉、薛二內相，都來和他賀喜，和他親近。在另一方面，他卻又廣事交結，倘有京朝官，經了有力者的介紹，到來他家中，更是竭誠的周旋著，款待者。如：蔡狀元來了，他招待得那們的殷勤，結果：送了他金緞一端，領絹二端，合香五百，白金一百兩；連得同來的安進士，也叨了一點光，受到了色緞一端，領絹一端，合香三百，白銀三十兩——一份的厚禮。

同時，他一做了提刑官，更把無賴的本色放出，竟不顧一切的，貪贓枉法了起來。如：青苗串通強盜，殺死了家主苗員外；照例：這該得重重的辦罪的了！不料，他收受了苗青一千兩銀子的賄賂，巧爲開脫罪名，只把強盜來定了罪。雖爲此事究竟鬧得太大了一點，曾被

曾御史參了一本。但一經他打點重禮，差人上東京，央及蔡太師去；果然設法力爲開脫，並弄了這們的一個鬼，吩咐兵部余尙書，把這參本按捺下，只不覆上來。

未幾，舊巡按任滿而去，另點了一個新巡按下來。新巡按宋盤，也是蔡太師的私人，自然和他是一鼻孔出氣的。更有一件湊巧不過的事，蔡狀元恰恰又點了兩淮巡鹽御史，和宋巡按並是同年；他因又轉托蔡狀元，請宋巡按到他家去宴飲。這一來，更把他的地位，擡高了不少；而他從此反又多得了一個靠山，更是不必說起的了。因此，不久便又升爲正千戶提刑官。

他本有鹽票在手，也是一個鹽商；蔡狀元既作了兩淮巡鹽御史，他更近水樓臺的，請托了一個人情。蔡御史除說了一句『這個甚麼打緊！』之外，還對他的管事來保道：『我到揚州，你等逕來察院見我。我比別的商人，早掣取你鹽一個月。』你瞧：他在運鹽上，有上這般的通天手段，又安得不打倒一般競爭者，而獲取了厚利？

又到了蔡太師的生辰，西門慶親自進京拜壽，這一次，除又送了重重的一份禮之外，還又拜了蔡太師爲乾爺。從此，他的地位更是隆隆直上，不但可以不怕上官，竟與一省之尊的宋巡按可以平起平坐，有時還可以爲小官僚們通關節，說分上；同時，他的家產也日增了，商店也開張得更多了，買賣也做得更大了。

此外，他一面既嗜色如命，一面又嗜貨如命：他的娶孟玉樓來家，一半固然爲的是色，一半又爲的是財，在把她娶了來家時，什麼『南京拔步牀，有兩張，四季衣服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隻箱子，金鐲銀釧不消說，手裏現銀子也有上千兩，好三梭布也有三四百疋，』（本書第七回）——這一份嫁粧，也都到了他的手中了。他的圖娶李瓶兒，也是這個樣子，而

他所獲得的財物，更千百倍於孟玉樓身上所獲得的。尤其要不得的，李瓶兒的丈夫花子虛，還是他的結拜兄弟，他竟會喪盡天良至此！

至他的娶潘金蓮來家，在事前既同謀把毒藥將她的丈夫武大害死，在事後又設法把她的夫弟武二充配到孟州道去；這一次，他雖祇是爲色，不是圖財，但他的罪大惡極，可更是到了極點了。

關於書中描寫人情世態之處，確有燃犀燭奸，鑄鼎象物之妙；玆隨意抄寫一二則於下，以概其餘。如，在三十二回中的一段云：

那李桂姐賣弄他是月娘的乾女兒，坐在月娘炕上，和玉簫兩個，剝菓仁兒，裝菓盒。吳銀兒三個在下邊撈兒上，一條邊坐的。那桂姐一逕抖擻精神，一回叫：『玉簫姐，累你有茶倒一甌子來我吃。』一回又叫：『小玉，你有水盛些來，我洗這手。』那小玉真個拿錫盆，舀了水，與他洗手。吳銀兒，衆人，都看的睜睜的，不敢言語。桂姐又道：『銀姐，你三個拿樂器來，唱個曲兒與娘聽；我先唱過了。』

這拿電影來說，祇是一點兒小動作；然就在這一點兒小動作之中，不啻已爲這李桂姐來上一個特寫了！又如，在五十六回中那一段云：

常峙節作謝起身，袖著銀子，懽喜走到家來。剛剛進門，只見渾家鬧吵吵嚷將出來，罵道：『梧桐葉落滿身光棍的行貨子，出去一日，把老婆餓在家裏，尙兀自千懽萬喜到家來，可不害羞哩？房子沒的住，受別人許多酸嘔氣，只叫老婆耳朵裏受用！』那常二只是不開口，任老婆罵的完了，輕輕把袖裏銀子摸將出來，放在桌兒上，打開瞧著道：『孔方兄，孔方兄！我瞧你光閃閃，響噹噹，無價之寶，滿身通麻了，恨沒口水嚥你下去

！你早些來時，不受這淫婦幾場氣了。」那婦人明明看見包裹十二三兩銀子一堆，喜的搶近前來，就想要在老公手裏奪去。常二道：『你生平會罵漢子，見了銀子，就來親近哩！我明日把銀子買些衣服穿，自去別處過活，再不和你鬼混了。』那婦人陪著笑臉道：『我的哥，端的此是那裏來的這些銀子？』常二也不做聲。婦人又問道：『我的哥，難道你便怨了我？我也只是要你成家，今番有了銀子，和你商量停當，買房子安身，卻不好？倒恁地嬌張致！我做老婆的，不曾有失花兒，憑你怨我，也是枉了！』常二也不開口。那婦人只顧饒舌，又見常二不睬不睬，自家也有幾分慚愧，禁不得吊下淚來。常二看了，嘆口氣道：『婦人家不耕不織，把老公恁地潑罵。』那婦人一發吊下淚來，兩個都閉著口，又沒個人勸解，悶悶的坐著。常二尋思道：『婦人家也是難做，受了辛苦埋怨人，也怪他不的！我今日有了銀子，便不睬他，人就知道我薄情，使大官人知道，也須說我不是。』就對那婦人笑道：『我自要你，難怪你來！……』

在這裏，這金錢如何的可以把世人來顛倒，匹夫匹婦間又如何的崇拜這金錢，都給牠繪影繪聲的，形容出來了。

末後，在本章中還要附帶的記上一筆：這樣偉大的一部著作，爲什麼要把這些個穢褻的描寫夾雜在裏面，使之駁而不純呢？這不是本書的作者太不自重麼？——不自重固然是不自重了一些，然而中間也是有上原因的：這全是一時的風氣所尚，仍和當時的社會有上密切的連繫的。

原來：本書的產生，雖不能確實的斷定，是在什麼時候；但據一般人的意見，大概總在明朝嘉靖間。——這是最最穢亂的一個時代；試把當時的情形一言：那，在成化時，方士李

孜，僧繼曉，都以獻房中術而驟貴；至嘉靖間，陶仲文又以進紅鉛而得幸於世宗，官至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少傅少保禮部尚書恭誠伯。流風所被，漸及士流，都御史盛端明，布政使參議顧可學，皆以進士起家，而俱藉秋石方致大位。於是，一般熱中之士，歆羨此富貴之易得，不恤竭盡智力，以求奇方。而在平日，也就不以縱談房幃及方藥之事爲可恥的了！在此情形之下，說部當然也蒙其影響，什麼繡榻野史，什麼如意君傳，什麼弁而釵，……那一類以性交爲中心問題的淫穢小說，竟是日出而不窮。

四、金瓶梅的作者

關於金瓶梅的作者，據一般人的意見，都以爲是王鳳洲（世貞）。這也是上有上很可靠的來歷，並非隨便說說的。原來：在寒花盒隨筆中，有上這們的一段云：

世傳金瓶梅一書，爲王弇州先生手筆，用以譏嚴世蕃者。書中西門慶，卽世蕃之化身；世蕃小名慶，西門則亦名慶；世蕃號東樓，此書卽以西門對之。或又謂：此書爲一孝子所作，用以復其父仇者。蓋孝子所識一巨公，實殺孝子父；圖報累累，皆不濟。後偵知巨公觀書時，必以指染沫，翻其書葉。孝子乃以三年之力，經營此書；書成，黏毒藥於紙角；覘巨公出時，使人持書叫賣於市曰：『天下第一奇書！』巨公於車中聞之，卽索觀；車行及其第，書已觀訖，嘖嘖歎賞。呼賣者問其值，賣者忽不見；巨公頓悟爲人所算：急自營救，已不及，毒發遂死。今按，二說皆是：孝子卽鳳洲也；巨公爲唐荆川，鳳洲之父忬，死於嚴氏，實荆川譖之也。姚平仲綱鑑挈要，載殺巡撫王忬事；注謂：忬有古畫，嚴嵩索之，忬不與，易以摹本；有識畫者，爲辨其膺；嵩怒，誣以失誤軍機，殺之。但未記識畫人姓名。有知其事者，謂：識畫人卽荆川；古畫者，清明上河圖也。

鳳洲既抱終天之恨，誓有以報荆川，數遣人往刺之；荆川防護甚備。一夜，讀書靜室，有客自後握其髮，將加刃。荆川曰：『余不逃死，然須留遺書囑家人。』其人立以俟。荆川書數行，筆頭脫落，以管就燭，佯爲治筆。管卽毒弩，火熱機發，鏃貫刺客喉而斃。鳳洲大失望。後遇於朝房，荆川曰：『不見鳳洲久，必有所著。』答以金瓶梅，其實鳳洲無所撰，姑以誑語應爾。荆川索之切。鳳洲歸，廣召梓工，旋譔旋刊，以毒水濡墨刷印，奉之荆川。荆川閱書甚急，墨濃紙黏，卒不可揭；乃屢以指潤口津揭書，書盡，毒發而死。或傳此書爲毒死東樓者；不知東樓自正法，毒死者實荆川也。彼謂以三年之力成書，及巨公索觀於車中云云，又傳聞異詞者爾。不解荆川以一二代巨儒，何渠甘爲嚴氏助虐，而卒至身食其報也。

鳳洲之所以撰寫金瓶梅，鳳洲之如何假手於金瓶梅而復其父之仇，以及鳳洲之父仔之如何見惡於嚴氏，卒爲所害，鳳洲之如何與唐荆川結仇之原因，好像一部歷史似的，都在這則筆記中，一一敘述了出來。倘然是沒有這樁事情的，恐怕不能說得如此的頭頭是道吧？又缺名筆記中，也有如此的一則云：

金瓶梅，爲舊說部中四大奇書之一；相傳出王世貞手，爲報復嚴氏之督亢圖。或謂：係唐荆川事。荆川任江右巡撫時，有所周內，獄成，羅大辟以死。其子百計求報，而不得間，會荆川解職歸，徧閱奇書，漸嘆觀止。乃急草此書，漬砒於紙以進；蓋審知荆川讀書，必逐葉用紙黏舌，以次披覽也。荆川得書後，覽一夜而畢，驚覺舌本強澀，鏡之，黑矣！心知被毒，呼謂其子曰：『人將謀我，我死，非至親不得入吾室！』逾時遂卒。旋有白衣冠者，呼天搶地而至，蒲伏於其子之前；謂：『曾受大恩於荆川，願及未蓋棺

前，一親顏色！」鑒其誠，許之入。伏尸而哭，甚哀；哭已，再拜而出。及殮，則一臂不知所往！始悟來者即著書之人，因其父受纓首之辱，進酖不足，更殘支體以爲報也！二說未知孰是？

觀此，與上則所記，也復大同小異；其最大的一點，即：對於金瓶梅作者之爲王世貞，未能加以肯定，以爲或另有其人。不過，假手金瓶梅以向荆川復仇之說，卻由此更得一有力的證明，知道外面確有上這一種傳說，並非憑空而起的！又顧曲雜言在論及本書的一節中，則云：

——原本實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徧覓不得；有陋儒補以入刻。無論膚淺鄙俚，時作吳語；即前後血脈，也絕不貫串，一見知其贗作矣。聞此爲嘉靖間大名士手筆，指斥時事；如：蔡京父子，則指分宜；林靈素則指陶仲文；朱勔則指陸炳；其他各有所屬云。所謂嘉靖間大名士，雖祇是含混其詞，沒有指明是何人；但祇須略一推按，就知他說的是王鳳洲了。——一切的筆記所載，以爲金瓶梅的作者是王鳳洲，大概就是基於這一語的。

但也有一部份人，以爲金瓶梅的作者，並不是王鳳洲；這以時人郭源新主張得爲力。他曾在文學創刊號中，發表了一篇談金瓶梅詞話，我且把他這篇文章節錄下一節來，轉載在下面，也可見到他是怎樣的一個意見了。他道：

一個更有力的證據出現了。金瓶梅詞話欣欣子序說：『竊謂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寄意於時俗，蓋有謂也。』蘭陵卽今嶧縣，正是山東的地方。笑笑生之非王世貞，殆不必再加辨論。欣欣子爲笑笑生的朋友；其序說道：『吾友笑笑生爲此，爰罄平日所蘊者著斯傳，凡一百回。』也許這位欣欣子，便是所謂『笑笑生』他自己的化身罷？這就其命